

中国现代经典文库

# 夜雨



## 飘流的回忆

● 叶紫



# 夜雨飘流 的回忆

叶 紫 著

# 目 录

## 夜雨飘流的回忆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夜雨飘流的回忆 .....  | ( 3 ) |
| 还乡杂记 .....     | ( 8 ) |
| 南行杂记 .....     | (17)  |
| 岳阳楼 .....      | (28)  |
| 长江轮上 .....     | (31)  |
| 古渡头 .....      | (37)  |
| 行军散记 .....     | (43)  |
| 行军掉队记 .....    | (56)  |
| 流 亡 .....      | (67)  |
| 夜的进行曲 .....    | (77)  |
| 好消息 .....      | (80)  |
| 殇儿记 .....      | (84)  |
| 玉 衣 .....      | (87)  |
| 鬼 .....        | (91)  |
| 插 田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乡居回忆之一 ..... | (95)  |

## 感想·意见·回忆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..... | (101) |
| 文坛登龙新术 .....     | (107) |
| 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   |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杨昌溪先生的小说是洋人做的 ..... | (108) |
| 关于《天下太平》 .....        | (110) |
| “手术费”与“刀手费”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读《裤子掉下来了》以后 .....   | (112) |
| 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 .....  | (114) |
| 《无名文艺旬刊》创刊号编后 .....   | (117) |
| 《无名文艺旬刊》第二期编后记 .....  | (118) |
| 《无名文艺》月刊创刊号编辑日记 ..... | (120) |
| 《丰收》自序 .....          | (125) |
| 《丰收》后记 .....          | (126) |
| 《丰收》四版的话 .....        | (127) |
| 《星》后记 .....           | (128) |
| 我为什么不多写 .....         | (130) |
| 感情·意见·回忆 .....        | (134) |
| 国防文学的随感二则 .....       | (136) |
|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.....      | (139) |

## 痛苦的感想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痛苦的感想 .....   | (143) |
| 爱伦凯与柯仑泰 ..... | (144) |
| 忆家煌 .....     | (148) |
| 悼高尔基 .....    | (150) |
| 哭鲁迅先生 .....   | (152) |
| 新作家草明女士 ..... | (154) |

## 山村一夜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向 导 ..... | (157)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偷 莲 .....  | (171) |
| 鱼 .....    | (178) |
| 山村一夜 ..... | (184) |
| 湖上 .....   | (214) |
| 校长先生 ..... | (228) |
| 电车上 .....  | (237) |
| 刀手费 .....  | (242) |
| 毕业论文 ..... | (244) |
| 懒 捐 .....  | (247) |
| 广 告 .....  | (260) |
| 菱 .....    | (263) |

## 回到乡村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现代女子书信指导(节选) .....   | (281) |
| 回到乡村 .....           | (337) |
| 回忆·感想·日记·笔记·杂记 ..... | (339) |
| 致邝达芳书(二封) .....      | (403) |
| 致张天翼书(二封) .....      | (408) |

# 夜雨飘流的回忆



## 夜雨飘流的回忆

### 一、天心阁的小客栈里

十六年——一九二七——底冬初十月，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，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，到长沙天心阁侧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。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愤慨，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。因为贪图便宜，客栈底主人便给了我一间非常阴黯的，潮霉的屋子。那屋子后面的窗门，靠着天心阁的城垣，终年不能望见一丝天空和日月。我一进去，就象埋在活的墓场中似的，一连埋了八个整天。

天老下着雨。因为不能出去，除吃饭外，我就只能终天地伴着一盏小洋油灯过日子。窗外的雨点，从古旧的城墙砖上滴下来，均匀地敲打着。狂风呼啸着，盘旋着，不时从城墙的狭巷里偷偷地爬进来，使室内更加增加了阴森、寒冷的气息。

一到夜间，我就几乎惊惧得不能成梦。我记得最厉害的是第七夜——那刚刚是我父亲死难的百日（也许还是什么其他的乡俗节气吧），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。我望着灯光的一跳一跳底火焰，听着隔壁的钟声，呼吸着那刺心的、阴寒的空气，心中战栗着！并且想着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底情形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！……而尤其是——自己的路途呢？交岔着在我的面



前的，应该走哪一条呢？……母亲呢？……其他的家中人又都飘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

窗外的狭巷中的风雨，趁着夜的沉静而更加疯狂起来。灯光从垂死的挣扎中摇晃着，放射着最后的一线光芒，而终于幻灭了！屋子里突然地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拳头。

我偷偷地爬起来了，摸着穿着鞋子，伤心地在黑暗中来回地走着。一阵沙声的，战栗的夜底叫卖，夹杂于风雨声中，波传过来了。听着——那就象一种耐不住饥寒的凄苦的创痛底哀号一般。

“结~~~麻花~~~哪！……”

“油炸~~~豆~~~腐啊！……”

随后，我站着靠着床边，怀着一种哀怜的，焦灼的心情，听了一会。突然地，我的隔壁一家药店，又开始喧腾起来了！

时钟高声地敲了一下。

我不能忍耐地再躺将下来，横身将被窝蒙住着。我想，我或者已经得了病了。因为我的头痛得厉害，而且还看见屋子里有许多灿烂的金光！

隔壁的人声渐渐地由喧腾而鼎沸！钟声、风雨的呼声和夜的叫卖，都被他的喧声遮拦着。我打了一个翻身，闭上眼睛，耳朵便更加听得清楚了。

“拍！呜嚷嚷~~~呜嚷嚷~~~拍——拍……”

一种突然的鞭声和畜类底悲鸣将我惊悸着！我想，人们一定是在鞭赶一头畜生工作或进牢笼吧！然而我错了，那鞭声并不只一声两声，而悲鸣也渐渐地变成锐声的号叫！

黑暗的，阴森的空气，骤然紧张了起来。人们的粗暴而凶残的叫骂和鞭挞，骡子（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地确定那被打的是一头骡子）的垂死的挣扎和哀号，一阵阵的，都由风声中传开去。

全客栈的人们大都惊醒了，发出一种喃喃的梦呓似的骂詈。有的已经爬起来，不安地在室中来回地走动！……

我死死地被窝包蒙着头颅，很久很久，一直到这些声音都逐渐地消沉之后。于是，旧有的焦愁和悲愤，又都从新涌了上来。房子里——黑暗；外边——黑暗！骡子大概已经被他们鞭死了。而风雨却仍然在悲号，流眼泪！……我深深地感到：展开在我的面前的艰难底前路，就恰如这黑暗的怕人的长夜一般：马上，我就要变成——甚至还不如——一个饥寒无归宿的，深宵的叫卖者，或者一头无代价的牺牲的骡子。要是自己不马上振作起来，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战的巨大的勇气——从这黑暗的长夜中冲锋出去，我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？

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的情形，又从新显现出来了。从窗外的狭巷的雨声之中，透过来了一丝丝黎明的光亮。我沉痛地咬着牙关地想，并且决定：

“天明，我就要离开这里——这黑暗的阴森的长夜！并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气来，搏战地，去踏上父亲和姊姊们曾经走过的艰难底棘途，去追寻和开拓那新的光明的路道！……”

## 二、在南京

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，船泊下关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。

抱了什么苦都愿意吃，什么祸都不怕的精神，提着一个小篮子，夹在人丛中间，挤到岸沿去。

马路上刮着一阵阵的旋风，细微的雨点扑打着街灯底黄黄的光线。两旁的店面有好多都已经关门安歇了。马车夫和东洋车夫不时从黑角落里发出一种冷得发哑了的招呼声。

我缩着头，跟着一大伙进城的东洋车和马车的背后，紧紧地

奔跑着，因为我不识路，而且还听说过了十点钟就要关城门。我的鞋子很滑，跑起来常常使我失掉重心，而几乎跌倒。雨滴落到颈窝里，和汗珠溶成一道，一直流到脊梁。我喘着气，并且全身都忍耐着一阵湿热的煎熬。

“站住！……到哪里去的？”

前面的马车和东洋车都在城门前停住了。斜地里闪出来一排肩着长枪的巡兵，对他们吆喝着。并且有一个走近来，用手电筒照一照我的篮子，问。

我慌着说：由湖南来，到城里去找同乡的。身边只有这只篮子……

马车和东洋车都通行了。我却足足地被他们盘问了十多分钟才放进去。

穿过黑暗的城门孔道，便是一条倾斜的马路。风刮得更加狂大起来，雨点已经湿透到我的胸襟上来了。因为初次到这里而且又无目的的原故，我不能不在马路中间停一停，希图找寻一个可能暂时安歇的地方。篮子里只有十四个铜元了。我朝四围打量着：已经没有行人和开着的店面。路灯弯弯地没人在一团黑魆魆的树丛中。

我不禁低低地感叹着。

后面偶尔飞来一两乘汽车，溅得我满身泥秽。我只能随着灯光和大路，弯曲地，蹒跚地走着。渐渐地冷静得连路旁都看不见人家了。每一个转弯的阴暗的角落，都站着有捐枪的哨兵，他们将身子完全包藏在雨衣里，有几处哨兵是将我叫住了，盘问一通才放我走的。我从他们的口里得知了到热闹的街道，还有很多很多路。并且马上将宣布戒严，不能再让行人过了。

就在一个写着“三牌楼”的横牌的路口上，我被他们停止了前进和后退。马路的两旁都是浓密的竹林，被狂风和大雨扑打

得嗡嗡地响。我的脚步一停顿，身子便冷到战栗起来！

“我怎么样呢？停在这里吗？朋友？……”我朝那个停止我前进的，包藏在雨衣里面的哨兵回问着。那哨兵朝背后的竹林中用一枝手电筒指了一下。

“那中间……”他沙声地，好象并不是对着我似地说。“有一个茅棚子，你可以去歇一歇的。一到天明——当然，你便好走动了……”

我顺着他的电光，不安地，惶惧地钻进林子中间去，不十余步，便真有一个停放着几副棺材的茅棚子。路灯从竹林的空隙中，斜透过雨丝来，微微地闪映着，使我还能胆壮地分辨得棺材的位置和棚子的大小。

我走进去，从中就升起了一阵腐败的泥泞的气味。棚子已经有好几处破漏了。我靠着一口漆黑的棺木的旁边，战栗地解开我的湿淋淋的衣服。不知道怎样的，每当我害怕和饥寒到了极度的时候，心中倒反而泰然起来了。我从容地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还不曾浸湿的小棉衣来，将上身的短的湿衣更换着。

路灯从竹林和雨丝中间映出来层层影幻。我将头微微靠到棺材上。思想——一阵阵的伤心的思想，就好象一团生角的，多毛的东西似的，不住地只在我的心潮中翻来复去：

“故乡！……黑暗的天空……风和雨！……父亲和姊姊的深沉底仇恨！……自家的苦难的，光明的前路！……哨兵，手电，……棺材和那怕人的，不知名姓的尸身！……”

这一夜——苦难的伤心的一夜，我就从不曾微微地合一合眼睛，一直到竹林的背后，透过了一线淡漠的黎明底光亮来时。

## 还乡杂记

### 一、湖 上

太阳快要挤到晚霞中去了,只剩下半个淡红色的面孔,吐射出一线软弱的光芒,把我和我坐的一只小船轻轻的笼罩着。风微细得很,将淡绿色的湖水吹起一层皱纹似的波浪。四面毫无声息。船是走得太迟缓了,迟缓得几乎使人疑心它没有走。象停泊着在这四望无涯的湖心一样。

“不好摇快一点吗?船老板。”

“快不来啊!先生。”船老板皱着眉头苦笑了一笑。

我心里非常难过,酸酸地,时时刻刻想掉下泪来:什么缘故?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不过,我总觉得这么一次的转念还乡,是太出于意料之外了。故乡,有什么值得我的怀恋的呢?一个没有家,没有归宿的年轻孩子,飘流着在这一个吃人不吐骨子的世界:家,故乡,归宿,什么啊?这些,在我的脑子里,是找不出丝毫痕迹的。我只有一股无名的悲愤,找不到发泄的无名的悲愤:对故乡,对这不平的人世,对家,也对自己。

然而,我毕竟是叫了一只小船,浮在这平静的湖水中,开始向故乡驶去了。为什么呢?单纯的友谊吧?是的,如果朋友们都健康无恙,也许我还不至于转念还乡;不过,这只是一个片面

的原因啊。还有什么呢？隐藏着在我的心中的，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。我牢牢地闭着眼睛，把一个为儿子流干了老泪的，白发的母亲的面容，搬上了我的脑海。

我又重新地感受到烦躁和不安。

我轻轻地从船舱中钻出来，跳到船头上。船老板望着我做了一个“当心掉下水去”的眼色，我只点了一点头，便靠着船篷，纵眼向湖中望去。

太阳已经全身殒灭了。晚霞的颜色反映到湖面上成了一片破碎的金光。前路：什么都瞧不见，水平线上模糊的露出几片竹叶似的帆尖，要好久好久才能够看到那整个的船身出现；然后走近，掠过，流到后方……。后方，便是我们这小船刚才出发的×县城了。虽然我们离城已有十来里路了，但霞光一灭，那城楼上面的几点疏星似的灯光，却还可以清晰的数得出来。

“啊！朋友们啊！但愿你们都平安无恙！”我望着那几点灯光默祝着，回头，我便向船老板问道：

“走得这样慢，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豪镇呢？”

“急什么啊？先生。行船莫问。反正你先生今晚非到豪镇住宿一夜不可。到益县，要明天下午才有洋船呀。”

“是的！不过你也要快一点呀！”

船老板又对我苦笑了一笑。我们中间只沉默了四五分钟；然后，他便开始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的话。他说：他们现在的生意是比从前难做了。湖中的坏人一天一天的加多。渡湖的客人不大放心坐民船，都赶着白天的大洋船去了。所以他们一个月中间做不了几趟渡湖的生意。养不活家，养不活自己。虽然湖中常常有人来邀他入夥，但他不愿意干那个，那是太坏良心的事情……

我没有多和他答话。一方面是我自家的心绪太坏了，说不

出什么话来；一方面我对他这一席不肯入夥的话，也怀着一点儿“敬而远之”的恐怖的心境，虽然我除了一条破被头以外别无长物。

到豪镇是午夜十二点多钟了。我在豆大的油灯下数了三串铜板给他做船钱，他很恭敬地向我推让着：

“先生，多呢。两串就够了。”

“不要客气，太多了。”

他接着又望我笑了一笑，表示非常感激的样子。我这才深悔我刚才对他的疑心是有点太近于卑劣的。

## 二、在小饭店中

在小饭铺中，两天没有等到洋船，心里非常焦躁。

豪镇，是一个仅仅只有十多家店铺的小口岸。因为地位在湖和江的交流处，虽然商业不繁盛，但在交通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

只有四五年不曾从此经过，情境是变得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。几家比较大的商店都关了门，门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封条和债主们的告白。从门缝里望进去，里面阴森森，堆积着几寸厚的灰尘，除了几件笨重的什物以外，便什么都没有了。

小饭铺也比从前少了两三家，为的是生意太冷淡了。来往的客人，花二三百钱住宿是有的，吃饭的却一天到晚难遇到一两个。因为客人出门谁都愿带干粮，不愿花一千或八百钱来吃一餐饭。所以小饭铺也一天一天稀少了。就算是光留客人住宿吧，也还要自己家里有年轻的媳妇儿或女儿，在店外招揽客人才行啊。

我住的这一家小饭铺，是一个中年的寡妇开的。她有一个

八岁的儿子和一个十一岁的童养媳。三个人的生活，总算还能够靠这小饭铺支持下来。

“你说你们的生意没有她们几家的好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”实在闷得心焦起来了，我便开始和这中年的寡妇搭讪着。

“还有什么原因呢？她们家家都有年轻的标致的女人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两个来掌柜呢？”

“那里找啊！自己，太老了；媳妇儿，太年轻了！唉！死路一条啊。先生！”

“死路一条？”我吃了一惊地瞪着眼睛望着她。她的脸色显得非常阴郁了。眼角上还滚出来一挂泪珠儿。

“是呀！三个人吃；还要捐，税，团防局里月月要送人情，客人又没有！”

“啊！”我同情地。

“还有，还有，欠的债……”她越说越伤心了，样子象要嚎啕大哭起来。

我没有再作声。

突然，外面走进了一个穿长袍，手上带着金戒子，样子象一个读书人的。老板娘便搓了搓眼泪跑去招呼了。

我便独自儿跑出店门，在江边闲散着。洋船仍旧没有开来的。为着挂念那几个病着的朋友，心中更加感到急躁和不安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那个戴金戒子的人坐在我的对面，老板娘一面极端地奉承他，一面叫那个大东瓜那么高的媳妇儿站在旁边替我们添饭。

那个家伙的眼睛不住的在那个媳妇儿的身上溜来溜去。

晚饭后，我又走开了，老远的仿佛看到那个家伙在和老板娘讲什么话儿。老板娘叹一阵气，流一阵泪，点了一点头，又把那个东瓜大的媳妇儿看了两眼。以后，就没有说什么了。



我不懂他们是弄的什么玄虚。

夜晚,大约是十二点钟左右呢,我突然被一种惨痛的哭声闹醒来了。那声音似乎是前面房间里那个小媳妇儿发出来的,过细一听,果然不错。

我的浑身立刻紧张起来。接着。便是那个家伙的声音,象野兽:

“不要哭!哭,你婆婆明天要打你的。”

然而,那个是哭得更加凄惨了。我的心中起了一阵火样的愤慨。我想跑过去,象一个侠客似的去拯这个无辜的孩子。但是,我终于没有那样做,什么原因?我自己也想不清楚。

这一夜,我就瞪着眼睛没有再入梦了。

### 三、变 了

离开豪镇是第三天的下午一点钟。在小洋船上,我按住跳动的心儿,拿着一种冷静的,残酷的眼光,去体认这个满地荒凉的,久别了的故乡的境况。当小洋船驶进到毛角口的时候,我的心弦已经扣得紧紧了。

羊角,沙头,……一个个沿河的村落,在我的眼前渐渐地向后方消逝了。我凝神地,细心地去观察这些孩提时候常到的地方。最初,我看不出来什么变动;好象仍旧还是这么可爱的,明媚的山水;真诚的,朴实的,安乐无忧的人物。我想把我孩提时代的心境重温过来,象小鸟一样地去赏玩那些自然界的美丽。可是,突然,我的眼睛不知道是怎样的一花,我面前的景物便完全变了:我看见的不是明媚的山水,而是一个阴气森森的,带着一种难堪的气味的地狱。村落,十个有九个是空空的,房屋很多都坍翻了,毁灭了,田园都荒芜了。人,血肉都象被什么东西吸